

# 懷念施其樂牧師（1918-2008）

## ——默默耕耘的香港基督教史學家

邢福增

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

我們尊敬的施其樂（Carl Thurman Smith）牧師於2008年4月7日在澳門主懷安息。

4月9日晚上，筆者突然從盧龍光牧師處收到這個消息，並得悉安息禮拜將於翌日（4月10日）早上在澳門舉行。心裡曾泛起到澳門參加安息禮拜的念頭，但因為當天早上有課而無法成行。巧合的是，我要上的課正是施牧師最擅長的「香港基督教史」。我相信，盡力教好這門課，就是對施牧師最好的悼念與敬意。

### 雜憶施其樂牧師

施其樂牧師是著名的香港史及香港基督教史前輩。1918年3月10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。1940年大學畢業後，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攻讀神道學碩士，1943年畢業後，獲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（現時的United Church of Christ）按立牧職，並先後在紐約及費城牧會。1960年，施牧師決定投身海外宣教工作，加入United Board for World Ministries，1961年奉派至香港。1961至62年間，施牧師在中華基督教會位於屯門何福堂的香港神學院任教。1962年香港神學院併入崇基神學院，施牧師一直在此任教，至1983年退休。<sup>1</sup>

早於大學本科的時候，筆者已久仰施牧師的大名。遺憾的是，進中大歷史系唸書時，剛好是施牧師退休之年，一直沒有機會在課堂上跟他學習。記得1992年第一次與他見面，跟許多人一樣，是親自上他在美孚的家（也是他的研究室）面聆教誨，獲益匪淺。那次見面，施牧師很關心我的研究興趣。我跟他分享自己三年前完成的碩士論文。由於我們對「中國（華人）基督徒」有共同的關注，因此大家談得十分投契。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，他大方地讓我翻閱其書架的珍貴藏書，甚至容許我把一些善本書借走。後來又讓我再次上他的家抄錄資料（即使他不在家，只要跟

他的菲籍傭工〔其實是其研究助理〕打個招呼亦可）。他對後學的支持及鼓勵，令我深受感動。

我們共同的興趣是中國基督徒，但那時我未開始投入香港基督教史。95年博士畢業後，我主要專注於中國基督教的研究。大約在1998年間，我那時任教的建道神學院要開設香港基督教史，於是我馬上重讀施牧師的著作。其實，當年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在本地仍未受到重視，可以參考的就只有施牧師及李志剛牧師兩人的研究成果。期間得悉施牧師剛於一年前在崇基神學組開設香港基督教史，再次錯失課堂上跟他學習的機會。後來，從一位曾修讀這科的教會好友取得課程大綱，如獲至寶。毋庸諱言，自己第一次執教香港基督教史時，就是按著施牧師擬定的綱目再作修改。雖然沒有直接受教於他，但他無疑是我在香港基督教研究及教學方面的啓蒙老師。

大約是2001年，我在某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一篇關於香港基督教平房村的論文。午膳時，剛好坐在施牧師旁邊，跟他談及自己最近的研究課題，他馬上給我一些意見。施牧師慈祥和藹的形象，至今仍在我心。2003年第三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學術研討會以「香港基督教史」為主題召開時，主辦單位特別宴請施牧師，向這位老而彌堅的香港教會史資深學者致以敬意和敬禮。當時他已受聘於澳門文化局，把研究重點轉至澳門，大多時間在澳居住。這是我最後一次跟施牧師見面。

施其樂牧師自1961年來港，40多年來默默耕耘，推動香港史及本地基督教史研究。回顧他的學術生涯，在兩方面給我們帶來挑戰：

### 挑戰一：華人基督徒在哪？

第一，是他對華人基督徒的重視。施牧師曾說，他在1961年來港後，被要求教授中國及香港

基督教史。當時他對這個領域完全陌生，為備課而搜集資料。他很快就對華人基督徒產生濃厚的興趣，這群在殖民地處境皈依基督教的華人深深吸引著他。他們究竟從何而來？基督徒的身分對他們有何影響？他們會否變得更西化？在多大程度上華人信徒離異於傳統文化？不過，當他廣泛閱讀資料時，卻發現傳教士才是文獻的主角，關於華人的資料乏善足陳。後來他在*Chinese Christians: Elites Middlemen,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*一書的自序中，不禁問：「故事的重點是否應放在中國人這邊？」他明白自己並非中國人，對中文資料的掌握亦有限制，但是他卻說：「在備課的時候，我責無旁貸地重視教會發展中的華人層面，多於傳教士的層面。」<sup>2</sup>因此，施牧師致力於發掘各種各樣涉及華人的資料，重構他們在歷史曾扮演的角色。

得指出，施牧師對「華人」的鍾愛，並不局限於那些在歷史上開創豐功偉蹟的「大」人物（他只寫過三篇關於孫中山的論文）<sup>3</sup>，更多是藉藉無名的「小」角色。<sup>4</sup>在施牧師的著作中，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華人名字。這些名字，大多是名不經傳的小人物，卻因緣際會地在歷史文獻中留下殘存記錄。施牧師沒有因此而輕視他們，反倒致力重塑他們的面貌，並努力地串連這些個體，再併出一幅更具代表性及解說力的歷史圖像來。

同時，施牧師亦偏愛於歷史上的弱勢及邊緣群體，特別是香港史上的婦女、妹仔、童工等。<sup>5</sup>這種對孤兒婦女的重視，未嘗不可追溯到其基督教背景及牧者關懷。當然，他在協和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，特別是受到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的影響，<sup>6</sup>孕育他對社會的關懷（他形容自己的思想一直屬「左翼」的）<sup>7</sup>。

## 挑戰二：動手動腳找史料

第二，是他對史料的重視。施牧師早於十四、五歲時，便有興趣利用族譜和個人資料來研究自己的家庭及社區的歷史，後來更積極參與族譜學的研究。<sup>8</sup>當他來港從事香港基督教史的教學及研究時，這種訓練為他奠下紮實的根基。

曾到訪他家的人，肯定驚訝其多年來抄寫的14萬張資料咭。1961年來港後，施牧師開始在報章、碑銘、教會檔案、遺囑和各類官方刊物中，收集香港、澳門及中國沿海城市有關人物、田土、機關組織及商業方面的資料。他把這些資料一一抄寫在資料咭上，再按類排列。<sup>9</sup>他曾展示一些給我看，上面寫上華人的名字，以及一些背景，以及可追縱的資料。部分關於華人基督徒的資料（包括生卒年份、宗派背景、籍貫等），更是他在基督教墳場的墓碑上抄寫下來的。認識施牧師者都知道，他身軀龐大，很難想像他在墳場的梯級上落，渾身大汗地作記錄的模樣。傅斯年會形容治史者必須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資料」，施牧師成為這句話的最佳註腳。

此外，施牧師在重構教會歷史時，從沒有忽視檔案的價值。他先後多次利用休假的機會，到訪英國、美國、瑞士及德國的差會檔案館，查閱香港基督教史上的「老牌宗派」（聖公會、倫敦會、浸信會、巴色會、公理會、循道會）的差會檔案。<sup>10</sup>事實上，施牧師對「華人」的重視，並不代表他漠視傳教士的角色。相反，他的研究清楚展現出在香港的獨特歷史處境下，傳教士及華人信徒間的互動關係。

雖然施牧師十分執著原始史料，但他的研究成果卻不限於敘事，反倒是企圖藉著史料的整合，提出對歷史事件的解說。他曾說：「在叢林中望著一顆樹或灌木，您會感到迷失。但當您開始看到這顆樹或灌木與鄰近環境的關係時，整個生態圖像就頓然呈現出來。」<sup>11</sup>當然，他這種治史的方法——通過搜集及整理大量史料來重構史實及解釋，對於要求石破天驚的史論的人而言，並不吸引。<sup>12</sup>不過，施牧師對史料的執著，在提醒我們，在沒有充份搜集資料、整理分析之前，不應急於為歷史提出宏大的解說及論斷。這些建基於片面事實的解說好像十分吸引，但最終是經不起歷史事實的考驗。基督教傳入香港已超過160年，我們好像擁有160多年的歷史，但其實仍沒有建構歷史（constructed history）。

## 愛上歷史，書寫歷史

四十多年來，施其樂牧師在香港史及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領域裡默默耕耘，在荒蕪的園地作開墾及撒種的工作。作為一位來自美國卻以香港為家的教育傳教士，他對香港的關愛，委實令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感到慚愧與汗顏。我們對本地的社區及教會歷史的了解及認識有多少？在「集體回憶」愈益受到香港社會重視的當下，我們亦須致力重構基督教在香港的「過去」，「書寫」更多香港基督教的歷史。您願意回應施牧師給我們的挑戰嗎？

## 註釋

<sup>1</sup> 關於施牧師的生平，參Christopher Munn, "Introduction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," Carl T. Smith, *Chinese Christians: Elites Middlemen,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* (Hong Kong: HKU Press, 2005), xix-xx. 另 May Holdsworth, *Foreign Devils: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*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2), 143-148。另李家駒、黃文江，〈施其樂牧師：傳教士成為歷史學者〉，《思》，期31（1994年5月）。本文獲香港基督徒學會批准，轉載於《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通訊》，期4（2008年5月）。

關於施牧師與崇基的關係，可從神學院的檔案得知。自1962年開始，他在崇基神學院任教。1968年，崇基神學院加入崇基學院，成為哲宗系下的神學組。施牧師成為神學組唯一的全時間講師，至1970年休假回國。1972至76年起任神學組部分時間講師，76年起為榮譽講師（Honorary Lecturer），至1983年退休。1995至1999年間，任神學組的副研究員。期間在1996至1997學年任教香港基督教史。

<sup>2</sup> Carl T. Smith, *Chinese Christians: Elites Middlemen,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*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5), xiii.

<sup>3</sup> Smith, "Sun Yat-sen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ong Kong," *Cheng Feng* 20:3 (1977): 153-165; "Sun Yat-sen's Middle School Days in Hong Kong: the Establishment of Alice Memorial Hospital," *Cheng*

施牧師曾在一篇回顧自己研究經驗的文章的總結時，形容他所鍾愛的歷史研究：

這是我的興趣與喜樂，並將不斷給我的生命賦予重大意義。……它豐富我的生命，並成為我的祝福。<sup>13</sup>

作為治史者，筆者心裡由衷地認同施牧師的感受，謹以此與諸位互勉。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園地如果日後能夠開花結果，我們不要忘記這位為我們開墾及播種的默默耕耘者。

*Feng* 21:2 (1978): 78-94; "Sun Yat-sen'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s," *Cheng Feng* 22:4 (1979): 170-189.

<sup>4</sup> Carl T. Smith, "An Early Hong Kong Success Story: Wei Akwong, the Beggar Boy," *Chung Chi Bulletin* 45 (1968): 14.

<sup>5</sup> Carl T. Smith, "Ng Akew, one of Hong Kong's Protected Women," *Chung Chi Bulletin* 46 (1969): 13-17, 27; "The Chinese Church, Labour. Elites and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the 1920's," *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(JHKBRAS)* 21 (1981): 91-113; "The First Child Labour Law in Hong Kong," *JHKBRAS* 28 (1988): 44-69; "Protected Women in the 19<sup>th</sup> Century Hong Kong," in *Women and the Chinese Patriarchy: Submission, Collusion ad Escape among Chinese Women*, eds. by Suzanne Meyers & Maria Jaschok (Hong Kong: HKU Press, 1994), 221-237.

<sup>6</sup> 李家駒、黃文江，〈施其樂牧師：傳教士成為歷史學者〉。

<sup>7</sup> May Holdsworth, *Foreign Devils: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*, 148.

<sup>8</sup> 他於1950至60年，擔任美國賓州族譜學會（Genealog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）的榮譽秘書長及研究員。曾著有Reference Guides for Course in Genealogical Methods (1959, 1973)。

<sup>9</sup> 〈比港人還了解港人的「鬼佬」牧師〉，《明

報》，1996年8月3日。另香港歷史檔案館，〈「施其樂牧師資料集」檢索系統〉，《華南研究中心通訊》，期15（1999年4月），頁10。

<sup>10</sup>Carl T. Smith, “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,” in Carl T. Smith, *A Sense of History: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* (Hong Kong: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. Co., 1995), 308-319.

<sup>11</sup>May Holdsworth, *Foreign Devils: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*, 147.

<sup>12</sup>施牧師曾說，在1965至66年間，他再回到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，撰寫題為 “Scholars and Scholars:

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China Miss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ts Result” 的碩士論文，但在答辯時被要求改寫，把部份正文的資料移至附錄。施牧師由於沒有遵從，最後沒有取得學位。(Carl T. Smith, “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,” pp310-311.) 該論文長達270頁，共四部分11章，施牧師曾計劃以專書形式出版，但最後沒有成事。書稿的大綱現存於崇基學院神學院檔案。

<sup>13</sup>Carl T. Smith, “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,” 315.

